

整理物品,那一小纸箱药还原封不动着,是去年左右上下普遍发烧咳嗽四处觅药时艳萍寄来的,其时她从山西的家赶到老家安徽某地医院陪护母亲,还牵挂着给我寄药,我连连婉谢,都有的都有的,千万不要寄。过几天,一个包裹从河北来,一个包裹从青岛来。皆从药房所寄。在微信中艳萍说,对啊,老师,我叫我姐寄的,有的药卖完了,只有儿童规格,反正我想也差不多。语音里艳萍不像在医院里焦心忙碌的人,还是那么爽朗朗朗,快言快语。彼此道保重。其实,我已经不需要吃药了,也从各方囤了不少。我把艳萍寄来的药归拢一处。

女生·态

龚静

每每看到,就会感念毕业多年自己也做了大学老师的艳萍。曾任幼儿园老师的她考了两次复旦MFA(艺术硕士学位)创意写作。第一次面试,我是面试老师之一,记得她相对比其他女生老成,说话也爽气。我们专业面试时除了关注考生文学阅读面和思考力,也比较关注其生活感受和



视野。那次一个因缘说到雪山,我问你去过西藏看过雪莲花吗?她说没有。那年名额有限,她被刷了。第二年上新生课,却又看见她,她得意地笑,说老师我去过西藏了。啊,我惊讶道。几乎要责怪自己的多嘴,万一她受不了西藏的高反怎么办?谁承想艳萍的心气与高原的海拔有的一比,是个说干就干的女生。毕业后,看她心情不好了会独自外出旅游,孩子老公也拴不住她。有一年来里艳萍不像在医院里焦心忙碌的人,还是那么爽朗朗朗,快言快语。彼此道保重。其实,我已经不需要吃药了,也从各方囤了不少。我把艳萍寄来的药归拢一处。



快乐的石头 (中国画) 张雷平

囊手术,去年来沪在上图东馆操持她任责编的拙著《会丹青》读书分享会,会后一起吃饭,才听说她近年被胆结石所困,发作起来痛煞。三十七岁的年纪身体也出状况了。劝她不要透支,往后岁月都要还的。过来人,这些年慢病各种苦恼,感触良多。她说好的好的回去赶紧看诊。结果春节时又发作,还是住院动刀了。这次一

刀,自然令她感慨良多。吃早饭,不熬夜,工作身体平衡好。作为曾经的导师,我只能再叮嘱啰嗦。她毕业后做编辑有成绩,自己写作也出书,小孩虽有父母援手,周末假日携着看花看山做手工,亲子时光用心陪伴。虽时有山水之思,花泪之感,心念一动抬脚终南山,阿黎骨子里还是一个风花不雪月的女子。

人活明白,知道生命不在长度,在于活得更多。活得更多,体验就多,体悟就多。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收藏有温度的文物,阅览人间无数,也应该是。

我观摩过老张(张荐茗)在顾村公园里有老上海收藏馆,藏品之多,着实惊人。他说与他收藏的其他藏品相比这里仅是小小一隅。我没有文物知识,虽被他

小扇面里有乾坤

郭吟

的话惊着,也终于没向他提出探访其他多地藏品的请求。他拥有从古至今岁月垒起的神秘大厦,我没有。令人嫉妒。

受文物的熏陶,他自然而然喜欢习字作画。还特别爱好摄影。他的摄影作品里有他作为收藏家的眼光,和对事物的独特理解。他居然还可以把他的创作溶化在茶文化的韵味之中,在他也许是自然而然的,可这也令我嫉妒。

当年,城隍庙的老上海茶馆在上海滩鼎鼎大名,他是老板。进入他的老茶馆,有强烈的时空穿越之感,恍恍惚惚,如同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他最骄

傲的是,通过老茶馆结识了无数中外朋友,光留在签名题字簿上的就有好几十本!这事他老说,怎不令人嫉妒?前几年,他在国外读书的儿子想用中国扇作礼物送外国友人,他闲来无事,自告奋勇,做了很多印有拓片印章的扇面。

有关它的制作意图和构思,我就不在他面前代言了,他的创意心思别人阐述不了。我只想说的是,这些先民留下的石刻拓片和古人的印章,都是老张长期收藏积攒的藏品。由他制作成扇面,其实是把收藏人的身心及其感情浸染在了里面,这就非同寻常了。它是有收藏人的体温的,是可以去深切体会它的温度的。

老张有上海人的精明,有文化人的儒雅,也有白相人的趣味,合起来看则面目不甚明了。可我以为收藏家都应该像他一样,应该有趣的灵魂,可以昭示一些生命的欢欣和深长。拿着老张做的扇子扇风,好像扇着有灵趣的古风。

那是哪一年,我们一家和发小一起去大剧院看英国皇家芭蕾舞团演出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票非常紧张,好不容易找到的票,只有楼上最后一排了。高高在上地望下去,舞台在灯影里很像我家八音盒里的镜面,芭蕾舞娘小小的身影,一动不动地单腿站着,那样子很像八音盒里的小人,音乐起来,它便跟着音乐旋转,旋转,旋转,单腿站着,远远看去,罗密欧与朱丽叶举手投足如此分毫不差,身体如此稳定轻盈,完美得就像八音盒里的塑料小人。到底是英国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出。那是哪一年我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我的孩子还太小,九点一过就在大剧院舒适的昏暗中睡着了。记得我心里真是心疼她没看完这次好看的芭蕾舞。

还有一次是看德国人来演出《尼伯龙根的指环》,传统的长剧,连演三个晚上。只记得是个夏天,幕间休息时,到室外去透气,看到演员通道上,演员们穿着戏服,也在外面透气。夜色非常温柔,灯光映照在古老戏台上的人物,他们近在咫尺,轻轻地说着带有小舌音的德文,他们的身影在台阶上投下长长的影子,让我想起另外一个德国剧团在大剧院演过的《睡魔》,那是一出古老的欧洲传说,专门吓唬不肯睡觉的小孩子。那又是哪一年的演出?我也不记

得了。大剧院在人民广场建成之后,数不清的世界著名的作品在这里演出过。那些本来只在电视里、传说里、照片里看到的作品,渐渐来到上海。记得有一次柏林爱乐来演出,我迟到了,只能在衣帽间旁边的电视里看第一乐章的直播,等乐章结束后才能入场。我远远看着电视里,那个白发指

大剧院所给予的

陈丹燕

挥家在音乐中像水草一样地摆动身体,激发出乐队强大的声音。我突然觉得非常心安理得,远远地透过电视闪着蓝光的屏幕观看,这是整个青年时代我与世界名团演出的位置,坐在音乐厅里,看着真人,听着手指在乐器上发出的真实的声音,真是太幸运了,年轻时代我并不习惯于此。是大剧院让我慢慢习惯了这件事。大剧院不是上海的,而是世界的。但,正因为它是世界的舞台,所以,它货真价实地属于上海。

大剧院跟一个充满精神生活的世界联系在一起,跟一群群描绘出美丽人心的世界艺术家联系在一起,也跟我散在各地,平时难得见面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大剧院有好

十日谈

我看上海文化品牌责编:朱光 吴南瑶

那天欣月也来参加《会丹青》分享会,还带了男友来,高中同学,大学毕业在沪做审计。其实毕业时父母给她在西安老家做了安排,但她却想在上海闯闯,纤细的身体里能量满格。还有冰鑫、小胡,她们俩如今也是作育儿两不误。面试时给我印象深刻的冰鑫眉毛还是那么浓,不过被她藏在了刘海里,似乎性情间也多了几分柔软。一个在校时会独自去见陌生诗人网友的女生,率性浑不怕,毕业后写志怪故事,结婚生娃,文艺得很生活。小胡呢,我还记得她写过和忘年摄影师同游的文章,感觉大概她是一个渴望浪迹天涯的浪漫女生,却不承想如今也做宝妈了。不过小胡依旧到处采访,给平台写非虚构,还结集出了书。她对我当年课堂上讨论的非虚构写作概念和实践时有感念,令我安慰。她把家安在上图东馆附近,“随时可以来图书馆看书写东西,孩子就在一边自己翻书”,小胡说得很随意,我却感受到她内心的激情。文艺的女生们其实内心很清楚自己所需,剑眉还是旷野,落地于现实。毕业后第一次见的潇萌言语不多,面如月盘,温温婉婉。她毕业后通过相关考试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孔子学院任教两年,再回来,任职结婚生子,不满足于只做高校行政,已在在职博士就读了,有再上层楼的意愿。温软的潇萌心动绵绵。

还有一次来看俄罗斯歌剧《沙皇的新娘》。那次我十分幸运地得到一个在大剧院后台看演出的机会,后台昏暗的脚灯光,在候场的公主们、将军们、士兵们身上照亮着他们衣服上的金线,鞋子上的马刺,还有恍然如梦的面容,原来演员们在侧台候场时,浑身上下都被戏剧性的酝酿包围着,犹如被一层闪闪发光的薄纱笼罩着一样。我当然想不起来这是哪一年见到的了。

这么多年,这么多场从世界各地挑选来的演出,按理说它们来自那么不同,甚至冲突的文化,但它们在记忆里叠加在一起,成为结实而深厚的构架,足以在许多时刻护佑我安然无恙。

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就需要更多这样驰誉世界的品牌。

上海要成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就需要更多这样驰誉世界的品牌。

“买单”一词,据说最早应是“埋单”,起源于粤语地区。此词后来逐渐“北漂”,到了上海之后,上海人好像更接受与之谐音的“买单”。通常,对于临时起意的饭局,在做东人尚未明确之前,“买单”似乎是一个敏感词。桌上如果尽是客客气气的知友,可能相互会争着买单;如果是熟得不能再熟的腻友,那最好赖着对方买单;若遇上临时拼桌,彼此来路不明或是朋友之朋友,那么“买单”一词就有点难言,甚至谁都不愿先提,因为谁开口先说了,那么就恐怕有承担它的义务,可是,谁愿花这笔不明去路的“冤枉钱”呢?

记得周黎庵先生曾写过一文,说两人在餐馆你推我扯地争着买单,费了好大劲最后总算分出胜负,然胜出的一方,脸上并非有真心的喜悦,相反倒是悻悻然的失落。

这倒也不尽然。遇上诚心要买单请客的,莫名被别人“抢了单”,也是很没面子的。沪上名家得润先生,时常做东邀宴,以前曾有学生悄悄买了单,先生则大为不悦,虽一再关照然收效甚微,后索性与餐厅上下严正申明,但凡先生做东,买单非他莫属。从此滴水不漏,别人再要抢单就抢不了了。同样事陆灏兄也告我一例,说以前香港何振亚老先生来沪,约了他们几位文友吃饭,餐毕,座中毛教授要去买单,老先生死活不让,差点跟她急:“我好不容易召集了这批朋友,岂能被你买去?你要买单自己重新再召集!”

可见,买单还是自有它一定的规矩,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首先,也是最被大家所接受的,就是“谁召集,谁买单”。上世纪三十年代,郁达夫王映霞于上海四马路的聚丰园,就召集了一场可载入现代文学史的饭局,出席者鲁迅,达夫兄嫂、柳亚子夫妇等。席间柳亚子向鲁迅先生求字,于是则催生出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其后鲁迅在给柳亚子书写的律诗条幅上,落款还特意注明“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毫无疑问,郁达夫即为召集者和买单人。

除了召集人以外,还有一条买单“潜规则”是“谁钱多,谁买单”。当然这里的“钱多”是指比较悬殊的落差,如果我三千你五千的,那都算是“脚碰脚”,不在此列。上海人过去通行一条“吃大户”原则,应属此条。我曾听徐建融教授说过,

他年轻时从谢稚柳游,在他印象中,所有饭局几乎都是谢老买的单。这里要说明的是,如今学生比老师大大有钱的多了去,但在从前,老师总归比学生有钱,如谢老这样的大佬,在穷学生眼里就是“大户”。就好比当年二十岁出头的沈从文遇上郁达夫,那时沈刚到北京,饭也吃着落,郁达夫请他就近的小饭馆饱餐一顿,并拿出一张五元大票买单。其实郁

“买单,买单”

管继平

自己也不宽裕,但在囊空如洗的沈从文眼里,就算是个“大佬”了,何况郁达夫也有“大佬”风范,一顿

饭吃掉一元七角多,他将买单找下的三元多全部给了沈,这情景让沈从文足足感动了一辈子。上述的买单原则之外,我觉得还有两条似也可参照,即“谁地盘,谁买单”和“谁得益,谁买单”。前者如作为东道主迎接访友,尽地主之谊也是常理;后者如某人额外获奖或请托事成,为此而庆,买单自然亦当仁不让。当然,这些都必须是在无专门召集和邀约的前提下,如事先另有约定,那还是按既定方针办,否则就乱了规矩。

二十多年前,我读过贾植芳先生的一本《狱里狱外》,说他在狱中曾与邵洵美同囚一室。邵洵美那时哮喘病严重,且年岁渐老,自感出狱渺茫,某日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贾兄,你比我年轻,身体又好,总有一天会出去的。我有两件事,你一定要写一篇文章,替我说几句话,那我就死而瞑目了。”邵托的两件事中的一件,是一九三三年萧伯纳来上海,蔡元培、宋庆龄等接待他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宴,那买单的四十六块银元,就是邵某人的,但第二天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邵洵美的名字也未提……

且不论此事与当年实际究竟误差多少,总之,邵洵美对自己做一次“无名英雄”的买单非常不爽。虽说买单事小,然也必于“名正言顺”方得心安,否则耿耿于怀,一生郁结于胸,元气必然大伤。

廿多年来,我参与印家陆康先生燕饮无数,知陆先生有一规矩,但凡召集者变更或途中另有人悄悄买单,其必会在饭桌上“官宣”一下,再举杯致谢。如此,既让来者吃了明白,也不让买单者不明不白,皆大欢喜。我想,若是时光前推数十年,让邵公子遇上陆公子,定不会有那遗憾矣。



夜光杯

念及带教过的70后到80后90后曾经的女学生,她们大多工作生活安排得妥当,各有各的风采。不过我不建师门群,也不入MFA大群。师生一场,有缘自会遇见,无缘相忘于江湖,彼此反而相安。感念她们在一个相对我们年轻时更多元更多可能性的时代中抓住机会,努力发展;感念她们随心所欲离开家乡去别的城市安身立命。生命还年轻,烦恼麻烦不会击退生命的活力,个人的生命生态也因此得以丰富丰满。

重翻去年1月和艳萍的微信,我感慨日子不经过,她也感慨“当年的幼儿园学生都上大学了”,我叹“难怪我老了,不过你正当年”,她机智安慰“都不错,我们学文学的都能长寿吧,向杨绛老师看齐”。本想回复不同看法,转念且感染一下艳萍的积极活力吧。